

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《急就篇》

□ 刘毅超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《急就篇》是一部汉魏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广泛流行的蒙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云“急就一篇。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”。《后汉书·宦者列传》记载，“元帝之世，史游为黄门令，勤心纳忠，有所补益”，唐章怀太子注云：“《前书》曰：《急就》一篇，元帝黄门令史游作。董巴《舆服志》曰：禁门曰黄闼，中人主之，故曰黄门也。”可知史游是一名忠心事主的宦官，且应具备较高的文化水准，否则难以作出这部“文词雅奥”的名篇。

今本《急就篇》收录 2144 字，除去后人补入的 128 字，仍有约 2000 余字，两倍于《千字文》，内容较为丰赡。据南宋学者王应麟的分类，可分为“姓氏名字”“服器百物”“文学法理”等三部分，因其涉及汉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，故有汉代“社会生活的一面明亮的镜子”之称。《急就篇》合辙押韵，易于记诵，句式或以三言，或以四言，或以七言，大抵姓氏名字部分为三言，末尾称颂汉德多四言，其余以七言为主。由于《急就篇》的种种优长，使其秀出群伦，流传广布，避免了散佚的厄运。

据刘伟杰、张传官等学者梳理，现存《急就篇》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三类，其一为书法碑帖本，其二为校勘注疏本，其三为出土文献本^①。国家图书馆藏有一件敦煌遗书《急就篇》，前人关注较少，应列入出土文献本之列。此件编号为 BD12278 (L2407)，长 17.5 厘米，宽 16 厘米，为一“山”字形残片。正面抄写《急就篇》，存 7 行，行 1 至 8 字不等，注文为双行小字，内容为反切注音。残存文字约略为张传官《急就篇校理》卷三第 16-2 至第 17-2 的部分内容，录文如下：

(前缺)

1. 鞞徒高反。箫步迷反。鞞
2. 歌讴声。
3. 反。庭。侍酒行觞宿昔醒。呈。
4. 令。力成反。
5. 生。臄去口反。脍王外反。炙之夜反。馘侧吏反。
6. □

^① 刘伟杰：《急就篇研究》，博士学位论文，山东大学，2007 年，第 13—32 页；张传官：《急就篇校理》，中华书局，2017 年，第 7 页。

7. _____ 程。

(后缺)

背面为《斋文》，存 11 行，行 1 至 15 字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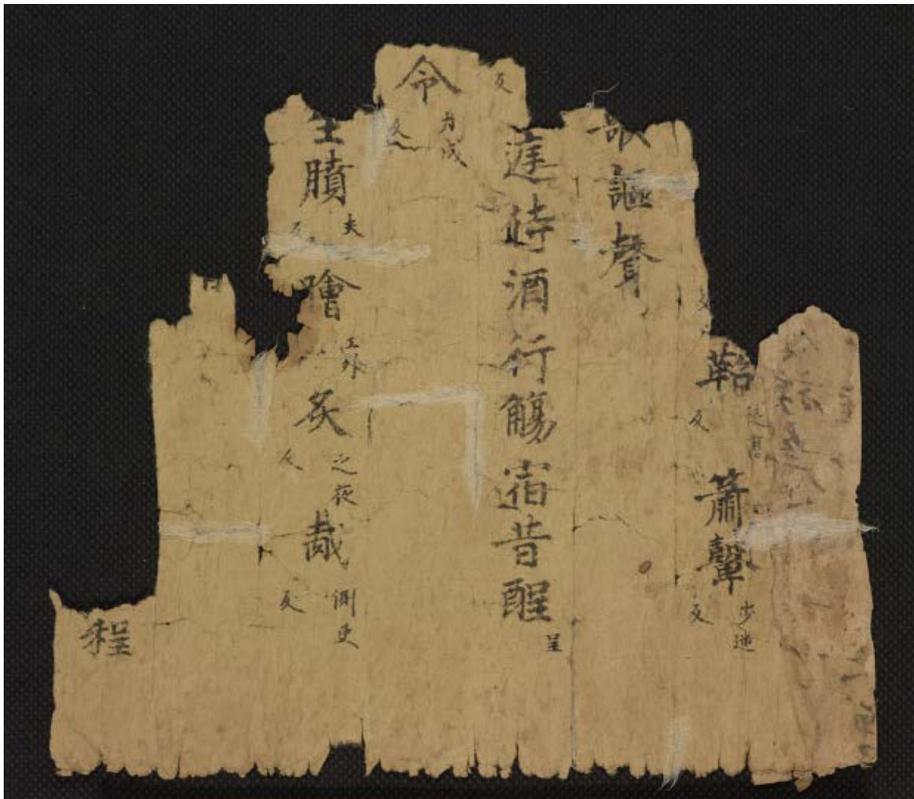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BD12278《急就篇》

据笔者统计，在已知的汉文敦煌遗书中，仅有一件《急就篇》，即国家图书馆藏 BD12278。虽然敦煌遗书中没有更多材料，但所幸吐鲁番文书中还有一些时代相近的《急就篇》残卷可资对照。

其一为吐鲁番阿斯塔纳三三七号墓出土高昌延昌八年（568）写《急就章》古注本，注文为双行小字，疏释正文词句，无反切注音。

其二为吐鲁番巴达木二〇三号墓出土白文《急就篇》，无注，据《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》著录，抄写时间当在高昌延昌至延寿前后，即南北朝末期至唐初。

其三为德藏吐峪沟出土 T II 2024（Ch 407），正面为《大般涅槃经》，背面存“延年”“步昌周”等字，张新朋比定为《急就篇》。

其四为张新朋比定出的 6 号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中的《急就篇》残片，分别为大谷 3562 号，大谷 3723 号，大谷 3939 号，大谷 10452 号，大谷 10541 号，大谷 10568 号，均为白文《急就篇》，此 6 号或原为同一写卷^①。大谷 3939 号内容与 BD12278 有重合之处。大谷 3939 号存 3 行，《大谷文书集成 II》录文为“‘_____ 琴 _____’，‘_____ 鼓 鸣 _____’，_____ 视 伎 _____”

^① 张新朋：《大谷文书中的〈急就篇〉残片考》，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》（人文社会科学版）2016 年第 1 期，第 193—195 页。

_____”。张新朋认为“‘视’，乃‘观’字之误补”。笔者检核图版，“视”字仅存右半“見”及左半残笔画，依字形，释作“视”字则稍有未当，释为“观”较为合理。张新朋所言甚是。“伎”字则久有异文，诸本或作“倚”或作“伎”。以下用“”代表 BD12278 残存文字，以“”代表大谷 3939 号残存文字，以今本《急就篇》补足残缺部分，重新录文如下：“竽瑟空侯筑箏，鐘磬箏鳴，五音总会，倡优俳笑。二者抄写年代不同（据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·馆藏目录卷》，BD12278 为 7 至 8 世纪唐写本；大谷 3939 号则尚存隶意，或早于 BD12278），版本系统不同（BD12278 为注本，大谷 3939 号为白文本），出土地点也不同（BD12278 为敦煌遗书，大谷 3939 号为吐鲁番出土文书），文字却能前后相续，洵为异事。

其五为旅顺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 LM20-1505-C0617a《急就篇》^①，存“犯祸事危置”及“愁勿聊缚”等字，似为白文本。据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》附“解题”，此件为高昌国时期抄写，年代亦早于敦煌本。

敦煌本 BD12278《急就篇》残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。首先，BD12278 的存在，为《急就篇》的流传提供了一则关键的史料。学界普遍认为，《急就篇》在蒙学字书中的统治地位，至唐中期逐步让位于《千字文》，至于具体取代的过程，除了传世文献外，尚需出土文献的佐证。吐鲁番文书中的《急就篇》，其时代大抵集中在南北朝晚期至唐初，敦煌本《急就篇》虽然仅存 BD12278 一件残片，却能填补唐初之后的一段空白。其次，敦煌本《急就篇》之注文，与吐鲁番出土《急就章》古注本及《急就篇》颜师古注均有若干差异。吐鲁番出土《急就章》古注本多考释字词，似不涉及字音，颜注兼而有之，而敦煌本则专释字音。敦煌本标注的反切，亦与颜注多有不同，可见敦煌本或为颜注之外的另一种古注，在音韵学上有一定的价值。

^① 此件承林世田先生惠示，特此致谢。